

守望萊茵河

达希尔·哈美特著

孙道临译

守 望 莱 茵 河

达希尔·哈美特著

孙 道 临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Watch On the Rhine

by Dashiell Hammett

Based on the play by Lillian Hellman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1945

守望萊茵河

統一書號：10061·273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單舍飯寺12號）

開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4 $\frac{1}{16}$ 字數：70,000

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950冊

定價：0.42元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編者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美国参战以前，美国垄断資本为了利用法西斯侵略战争大发横財，对于在影片中反映反法西斯的主题，是严格禁止的。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好莱坞战争影片的主流也仍然是通过美国“大兵”的形象来宣扬其所謂的美国“文化”，或利用間諜偵探片的老套来对反法西斯的斗争加以歪曲。只有少数較严肃的剧作家，在以战争为背景的剧本中，間或引入某些具有反法西斯意义的情节线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垄断資本为影片主题所謹慎設置的防线。《守望萊茵河》便是这少数影片中的一种。

《守望萊茵河》是根据美国女剧作家丽里安·海尔曼的同名舞台剧本改編的，于1943年拍成影片（在这前后，海尔曼也另外編写或改編了几个电影剧本，如《死路》、《小狐狸》、《北极星》等，一般說来，都比較严肃）。这个剧本所着力描写的虽然是美国上层社会里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但对于納粹分子及其走卒的卑劣无

耻的嘴脸，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揭露的，而同时，对于反纳粹地下工作者的斗争，作者也显然表现出了同情的态度。就这一方面而言，《守望莱茵河》和那些以反法西斯为名，而其实是力图美化法西斯代表人物、肆意歪曲反法西斯战士精神面貌的好莱坞出品，应当说是高出一头的。

剧本的背景是1940年的华盛顿。也就是说，这正是美国垄断资本通过所谓第斯委员会对美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情绪大力加以压制，对于人民的反法西斯要求大力加以“追究”和“调查审讯”的时期。但在作者的笔下，这一历史情况却大大地被粉饰了；而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妻子，南方参议员的寡妇，也都成为“自由”“民主”的化身，反法西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了。总之，仿佛只有美国才是“自由”“民主”的乐土，反法西斯的根据地。看来，由于这种有意无意的粉饰，反纳粹的主题结果被消溶在传统的悲欢离合的家庭伦理剧的老套之中，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从技巧方面来说，作者比较善于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心理活动，将戏剧动作逐渐推向高潮。在这方面，剧本还是有它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的。

1964年2月

第一節

从墨西哥这一边望过去的美国边界。景渐显，一个男人、一个妇女、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正在走向边界线上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美国入境站。他们并肩走着。庫特·繆勒走在当中。他是个四十七岁的德国人，面容英俊，体魄犹如一个运动员，但是脸上带着憔悴的皱纹，他小心翼翼地走着，像是身体不适。在他右边走着的是莎拉，庫特的在美国出生的妻子。她是一个漂亮的妇人，有着一副有教养的、严肃的面容。在她右边的是他们最大的孩子约书亚，一个十四岁的强壮的男孩。在庫特的左边是他的女儿巴貝特，一个十二岁的美丽的女孩，和波多，一个九岁的男孩。他们的衣着是整洁的，但有一些土气，而且在这个国家的春天里，是嫌太厚了。他们带着三个破旧的背包、一个衣箱、一个圆型大纸匣和几件外套。

在他们身后，清晨的阳光把他们的身影向左方投射出长长的对角线。他们所踏着的土地是完全荒蕪的，沒

有任何植物。在入境站后面是小小的山坡。山坡上生长着一些草、灌木丛和树木，正好和前景形成显著的对比——但是，也还不能给人一个伊甸乐园的感觉。

他們向入境站走近，鏡頭跟近，當他們停下來時，我們看見站牌的特寫，然後是庫特一家人的近景，他們的臉色緊張不安。他們僵硬地向前走着。庫特看看那座房子，站住了。停頓一下；他舐了一下嘴唇，慢慢地把手伸到放着證明文件的口袋里去。他的家人都抬頭望着他。終於，他轉過身來。

庫特：（德國口音，靜靜地——緊張地）這個時刻來到了。這一次可是個要緊的關頭。請不要說話。請不要露出緊張的樣子。

大家睜大了眼望着他。只有莎拉點頭。孩子們緊提了一下手裏的東西。庫特向門走去，接着，鏡頭隨着他們移進去。

化入。入境站的另一面。幾分鐘以後。繆勒一家人都出來了，他們望着門。庫特隨即走了出來。當他出來的時候，一家人都露出微笑，抬頭望着他。

莎拉：（當庫特走向她時）親愛的，我簡直不能相信。

庫特：我下個命令叫你相信。現在你是在你自己的土地上了，莎拉，這多好啊。

波多叉開腿在一條假想的線上走着；一隻腳在墨西

哥，另一只在美国。

波多：（先說德文）每一次我們通过一个边界，我都这样做。这样会交上好运的。

巴貝特：爸爸告訴过你，到哪个国家就應該說哪國話，这是礼貌。所以，說英文吧。

波多：（說英文）我說每一次當我們通过了一个边界，我就把脚从这一国跨到那一国。我发现这样会交上好运，所以我劝你們大家——

約书亚：（轻松地）可不是。世界上有一种人特別欣賞自己說的話，一句話說了一遍還像第一遍那么新鮮，你就是这种人——饒了我們吧。

庫特：（當他們拿起背包时，微笑着向莎拉）莎拉，你显得非常愉快，而且非常美。

莎拉微笑，高兴了。他們向前行进，孩子們在后面跟着，化出。化入，一个拥挤的日班火車車廂。他們一家人对面而坐，孩子們坐在倒行的一面，庫特和莎拉面朝着車头的方向。車廂里充滿了車輪声、車身震动声、孩子哭声、報紙折叠声和旅客談話声。

莎拉：（向孩子們）你們坐得舒服嗎？

巴貝特：（在她兄弟之間的座位上微微顫动着）舒服，媽媽。这真是太闊气了。

波多把鼻尖貼在窗上，向外望去，通过他的眼光我

們看見火車所經過的是美國西部景色。這是在強烈陽光下面的一片乾燥的平原，平原上是沙土、艾草和矮橡樹叢。當波多轉回頭來的時候，我們又看見車廂內的繆勒一家人。

波多：（武斷地）真沒想到！美國原來是一片烤着太陽飛着灰塵的野地，上面長着不怎么高的植物——

約書亞：你預備寫一本關於美國的书么？

莎拉：美國的這一部分是這樣的。可是對我說，這一部分也是陌生的。（有所感地）也許對我說，整個都會是陌生的。已經有十七年了——

庫特頭枕在座位靠背上，眼睛閉着。這時，他微笑了，並沒有張開眼睛，同時把一隻手放在莎拉的手上。約書亞在夾道中坐着，轉過頭向車廂的另一端望着，隨着他的目光，一個個旅客的形象閃過去，兩個墨西哥工人在睡覺；在半張折落下來的新聞紙後面，一個意大利婦人在奶着孩子，而她的丈夫坐在她旁邊讀着另外那半張；一對約莫有六七歲的男孩和女孩，在過道里玩着套圈遊戲；一個婦人貪婪地吃着巧克力；一個男人努力想把一個裝得太滿的箱子關攔；一個乘務員打開門來喊叫着下一站的名字。（這些人物類型不一，但希望不要把這車廂的景象處理成一只美國大拼盤。）我們回過頭來，看見繆勒一家人的近景。

巴貝特：我想，這兒有些人也不是美國人。

波多：（高人一等地）你难道不知道世界各地都有人到美国来避难嗎？

約书亚：（不耐煩）我們知道。

波多再次向窗外望去，越过波多的肩膀，我們看見車窗外铁路旁一家家离得很远的破落的棚戶。景回向繆勒一家人。波多在耳語，以免惊醒那閉着眼睛的爸爸，同时也想不让媽媽听见。

波多：我沒想到美国的房子会像我在这火車上看見的这个样儿，你們說媽媽的母亲的房子会不会也是这样的？

巴貝特：（耳語）我不知道。也許你是看慣了皇宮了吧？

波多：我不是抱怨，我只是問一問。媽和爸叫我住哪儿就住哪儿。对咱們的亲戚有点好奇心，也是很自然的啊。

化入。法瑞莱家住宅的外貌。这是一座高大的紅砖房子，离华盛顿市区不太远。它建筑于一七六〇年，是一个十八世紀中叶最好的建筑的典型，从建成以后到現在，外观上仅有些微的改变，但它的内部却不断地現代化了。房頂上有四个高高的砖砌的烟囱，东西各两个。屋頂很高，上面开着尖頂的窗子。在建筑的一端有个帶露台的凉亭，俯視着地勢較低的花园。那寬闊的庭园，管

理得很好，但并不显得太呆板。现在是四月初，只有早春的花朵在开放着，还有几株木兰花和槭树。黑人园丁霍拉斯和他的十五岁的儿子道格正在一个花圃中劳动。鳥在歌唱。

在露台上，供六个人用的早餐桌已摆好了，安尼斯，一个六十岁的法籍妇人站在桌旁。她穿着深色的管家妇衣裳，正在检点早晨送到的信件。她从小簸籬内拿出信件，一封封向亮处照照，想猜猜它们的内容，同时又仔细地读着每一张明信片。最后她把它们叠在一起放在桌上的盘子旁边。約瑟夫，一个高大的中年黑人侍者，正把一片片黄油放在桌上。約瑟夫离开以后，芳妮·法瑞莱从安尼斯身后的法国式門道内走出来。芳妮是个六十三岁的漂亮妇人，她执拗、烈性、慷慨、自负、机灵而又娇纵，这些性格特点加在一起，使她的日子过得很顺心。她穿着一件华丽的晨衣。

芳妮很有兴趣地看着安尼斯在检查信件。过了片刻，她轉向約瑟夫下去的方向。

芳妮：約瑟夫！（向安尼斯）早安。

安尼斯：（继续检查信件）早安。太太。

镜头拉开，可看见約瑟夫轉过身来。

約瑟夫：甚么事，太太？

芳妮：大家都下楼了吗？

約瑟夫：没有，太太。没有人下来。我去給您拿茶

去。

芳妮：（加重語氣）我家里的早飯是九點鐘開，而且一直到我死為止也還是九點！打鈴！

約瑟夫：（耐心地）還沒到九點吶，芳妮小姐。現在是八點半。

芳妮：好，那把鐘撥到九點再打鈴。

約瑟夫：（走出去）是，太太。

芳妮和安尼斯在桌旁，芳妮在她座位上坐下，安尼斯檢查完信件開始分發。

芳妮：我睡不著。我一直在想莎拉要回來了。可是你睡得很香，安尼斯。我還沒脫好衣服你就睡著了。

安尼斯：半夜裡我醒了好幾次。

芳妮：（拿起她的信，打開一封，一邊讀一邊說）是嗎？那沒攔了你打鼾可倒是不容易啊。現在莎拉跟她一家人要來了，我們得決定一下你搬不搬出去。珍尼的女兒還在跟那個演員來往。一個演員……唉，風氣越變越壞。我年青的時候，女孩子都跟英國人來往。給我的信都沒甚麼意思。給別人的信里有點甚麼事？

安尼斯：寄給大衛先生的是廣告。給德·勃朗柯維伯爵和他夫人的信里也沒甚麼，有一封像是一個三等國家大使館來的茶會請帖，另外是幾封要賬的信。

芳妮：天天早晨都是這樣。（思考地）瑪莎和她丈夫在這兒住的這六個禮拜里好像欠了不少債。你說到底

为甚么会有人願意給一个羅馬尼亞的貴族記賬？

安尼斯：（垂觉地——指着芳妮）也許因為他們是約書亞·法瑞萊夫人的客人。

芳妮：（放弃这个話題）也許是。大卫对瑪莎的殷勤献得怎么样了？发生了甚么事嗎？

安尼斯：发生？我不明白你是甚么意思？

芳妮：你知道我是甚么意思。

安尼斯：哦，那个！不，我想不会的。

芳妮：我必須——（記起打鈴的事来，就中断了这句话，轉过头去高叫）約瑟夫！

我們看見約瑟夫在凉亭的那端。那儿挂着一只老式的大鈴鐺，下面蕩着一根绳。

約瑟夫：是，太太。

約瑟夫抓住鈴绳，縮起双肩，閉上眼睛，急拉起来。鈴声一响，一直在歌唱的鳥儿都从灌木丛中惊起，飞掉了。

約瑟夫：（一边拉一边柔声說）小鳥儿啊，难怪你們！

这时，大卫·法瑞萊走到露台上來。他是芳妮的儿子，一个可爱的三十九岁的男子。

大卫：（叫着）約瑟夫！別拉了！

約瑟夫：大卫先生，不是我要拉的。随便什么噪音我都不喜欢。是芳妮小姐叫我拉的。

大卫：她倒还没有叫你拿这条绳去上吊。

約瑟夫：（走开）我沒上吊。

樓上，瑪莎·德·勃朗柯維靠着窗檻，穿着一身入时的下乡游玩的装束。

瑪莎：早安，大卫。

大卫：（从凉亭望上去）早安，瑪莎。我想把养鸡的房子給我母亲改成游戏室，里面挂滿了鈴鐺，让她到那里去自由自在地过她第二个童年。

瑪莎：（从楼上窗內望下来，笑着）那她就会叫我們到那儿去吃早飯啦。

芳妮的声音：（尖叫）大卫！来吃早飯！

瑪莎对大卫笑了笑，退回窗內。切出。切入，瑪莎的臥室。当她还从窗口轉过身来的时候，她的丈夫泰克·德·勃朗柯維正站在門道內。他是一个漂亮的羅馬尼亞貴族，約四十五岁。

泰克：我們一起下去么？（他走向窗口）你能不能問一問你的崇拜者，以后是不是可以九点钟过一点再吃早飯？

瑪莎望望他，耸肩，微笑，走向門口。

瑪莎：只要是不下雪，每天早晨都叫我到露台上去吃早点，我也不在乎。

泰克和瑪莎在門外过道內。

泰克：不管芳妮太太死去的丈夫做甚么，她都以为是上帝的旨意，別的人都得照样去做。真是不幸，美国

的早期的自由党人都是些硬汉子。准九点吃早饭，在露天，还要准八点吃晚饭……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晚饭了。你高兴了吧？你可以跟大卫一块吃晚饭了。

瑪莎：对。你跟誰在一起吃晚饭呢？（这时两人下楼。）

泰克：你抓不着我的把柄。我是到德国大使馆去。

瑪莎：（看着他，烦恼地）泰克……我请求过你——

当泰克离开她快步下楼时，景切回凉亭内。芳妮、大卫和安尼斯坐在早餐桌旁。芳妮喝着茶。

芳妮：你打电话给家俱店了吗？

安尼斯：（看看她别在胸前的表）还不到九点哪，在华盛顿，商店还没开门哪。

芳妮：往他家里打电话。他的名字是柯貝还是甚么来着。哦，不，那是建筑师。（向正在吃着的大卫）你倒睡得好。这么多年没看见你姐姐了，现在她要回来了，你却像没事人一样。

大卫：他们要明天才到哪，妈妈。

芳妮：（向大卫）我夜里老是醒着，想着莎拉，想着你父亲，他要是知道莎拉跟丈夫孩子一块回来的话，他会怎么想啊……三个外孙。他会高兴的。（回到人間来）我希望我喜欢他们。

大卫：（笑着）你会喜欢的。（向安尼斯）给我的信里有甚么事吗？

安尼斯：就是一些廣告。

大卫：（把他的信件推开）謝謝。你跟媽媽替我省了不少看信的時間。

安尼斯：（站起来——傲慢地）當然，我不能替芳妮太太講話，可是我可一輩子也沒有拆過別人的信。

大卫：（逗她）你用不着拆。為了你，它們會自動打開。

安尼斯一怒而去，芳妮歡快地笑着。在露台通向起居室的法式長窗前。安尼斯鼻子朝天，凜然不可侵犯地走過，差點撞着瑪莎和泰克。他們正走出來。

瑪莎：（法語）噢！早安，安尼斯小姐。

安尼斯：（法語——尖刻地）早安。

安尼斯走出門去，鏡頭隨瑪莎和泰克移動。他們走到桌前，和芳妮、大卫坐在一起。

芳妮：（活潑地）嘿，你們來了！在羅馬尼亞，人們早晨還都起床嗎？

芳妮把桌上的小銀鈴搖得怪響。約瑟夫立刻推着早餐車在她背後出現，他欠過身來，輕輕地從她手中把鈴鐺拿走。大卫看他，作了個鬼臉。

泰克：要是能不起床就不起床。但是我向您道歉。

大卫：（向瑪莎——指着銀鈴）對於喜歡噪音的婦女，有甚麼專用名詞嗎？

早餐桌近景。

瑪莎：（笑着）芳妮很兴奋。你也很兴奋。再有一天你们的莎拉就回家来了。

当她说“你们的莎拉”时，芳妮抬起头来，像是想说莎拉也是她的，但是瑪莎和大卫的那种无法隐藏的相互爱慕的神情吸引了她，她狡猾地看着他们和泰克。泰克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早点，一点没显出他注意到了甚么。瑪莎和大卫谈论着莎拉，也好像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在表演着一幕爱情戏。

大卫：我是又兴奋又害怕。

瑪莎：为甚么？

大卫：我不知道。已经有那么多年了。大概是怕她不再喜欢我了。

瑪莎：（加重语气）嘘，可是她会喜欢你的！

芳妮微微低下头去，企图隐藏她的笑意。泰克抬起头来，但他的没有表情的脸色和声音是有礼貌的。

泰克：当然会喽。

瑪莎：（赶紧说）我记得莎拉。当你父亲在巴黎工作的时候我母亲带我去看他。那时我六岁，莎拉大约是十五岁，而你是——

大卫：那时你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瑪莎：你真的还记得我吗？你从来没告诉过我。那时我叫你记住我，可是——

芳妮放下餐巾向法国式门看去。我们听见安尼斯的